

英汉词汇对比概述

语言对比，由来已久。在西方，早在公元1000年前后，英国语言学者阿尔弗里克（Ælfric）编撰了有关拉丁语和英语语法的著作，其背后就含有对比思想，认为掌握一种语言的语法知识有助于另一种语言的学习。后来，德国学者洪堡特将其提升至理论高度，认为“只有当人们看到语言这一观念有这么多种体现，并能对不同民族的语言特点从个别到一般两方面进行比较和对比之后，才能更清楚地理解一个民族的语言及语言特点”（Humboldt 1820/1997: 8）。中国语言学者对该问题也有相同认识。语言学家赵元任曾说过，“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转引自杨自俭、李瑞华 1990: 1）。这说明比较的方法是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吕叔湘（1982: 1）在《中国语法要略》一书中也明确提出，“要明白一种语文的文法，只有应用比较的方法。……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各种语文表现法的共同之点和特殊之点”，他在书中把汉语同印欧语尤其是英语做了比较。之后他（吕叔湘 2005: 1）在《中国人学英语》一书《序言》中又说道：“我相信，对于中国学生最有用的帮助是让他认识英语和汉语的差别，……让他通过这种比较得到更深刻的体会。”这些语言学大师的经验之谈给了我们一些重要启示：一是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更好地理解不同语言的共性以及某种语言的个性；二是通过语言比较所得出的语言相似和差异之处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比如指导语言教学；三是语言比较对于语言学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牛津英语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McArthur 1992) 一书把“对比语言学”定义为“语言学分支，描述两种或多种语言在音系、语法和语义等层面的相似和差异之处，以应用于语言教学和翻译领域”。从上述界定来看，对比语言学不同于认知语言学那样采用某个理论视角研究语言，也不同于社会语言学那样研究语言的某个特定领域。从其传统来看，它更像是一种研究方法，因此以往做对比工作的语言学者也倾向于使用以下术语来概括该领域：对比分析 (contrastive analysis)、对比研究 (contrastive studies) 或是跨语言分析或研究 (cross-linguistic analysis or study)。

上述定义更多地从应用角度对早期的对比研究进行概括，当时的对比研究主要目的是解决语言学习中的难点和问题。但此后，对两种及多种语言的系统性比较使得对比研究有了应用和理论之分。近些年的对比语言学发展更是加强了理论研究，试图探索多种语言本质上的共性和个性，并以此探索人类语言的普遍性和差异性。

英汉词汇对比研究，顾名思义，就是从词汇层面对英语和汉语进行对比。严格说来，“比较” (comparison) 和“对比” (contrast) 两词的语义有细微差别。“比较”强调两者的相似之处，而“对比”侧重差异之处。然而，相似和差异只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似是存在差异的相似，差异是在相似基础上的差异。譬如，我们对比英语的“dog”与汉语的“狗”，其立足点正是两词所指的动物是同一的。如果将英语的“dog”与汉语的“猫”进行对比，意义就不大，因其缺乏共性基础。因此，无论是“比较”还是“对比”，其实质都是揭示两者的同与异，只不过侧重点稍有不同而已。

语言学史表明，语言学家对于音系和语法的关注远远超过对词汇的关注 (Van Roey 1990: 14; 汪榕培、杨彬 2011: 2)。Van Roey (1990: 14) 指出，其原因大体有二。一是定量方面的。语言的音系和语法是封闭系统，其单位的数量是有限的。而词汇则是开放系统，旧词不断消失，新

词不断产生，且词汇系统内部具有较大的异质性。因此，词汇学家研究的对象是变动不居的海量语言数据，词汇研究的困难可想而知。二是定性方面的。音系学家和语法学家处理的主要是形式问题，而词汇学家除了处理词语形式问题之外，还要处理词语的意义问题，而意义问题相对而言更为复杂，更难探索。因此，学界对于音系和语法系统的探索比较深入，而对于词汇系统的理解则相对不足。词汇对比研究的现状也是如此。音系对比和语法对比的相关研究较多，而词汇系统的对比研究相对较少。Koptjevskaja-Tamm (2008) 指出，迄今为止，语言类型学研究的焦点首先是不同语言中的语法现象，其次是语音和音系现象，因此上述领域有诸多术语，诸如“语法类型学”“句法类型学”“形态类型学”“形态语法类型学”“语音类型学”“音系类型学”等，而“词汇类型学”或“语义类型学”则少有提及。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词汇是至关重要的，诚如 Wilkins (1972: 11) 所言，“没有语法，能表达的内容很少，但没有词汇则什么也表达不了”。懂得若干词汇，我们就能进行简单沟通交流；若只懂得音系或语法规则，则表达不了多少东西。因为音系和语法规则只有与词汇相结合，才能发挥其功能。因此，通过对比来理解英汉两种语言的词汇系统，无论对语言研究者还是学习者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1.1 研究对象

英汉词汇对比，就是通过比较和对比的方法来考察英汉两种语言词汇的相似和差异之处。词有其形式和意义，词汇学家或关注形式问题(词的结构及构词)，或关注意义问题(词义及词义关系)，词汇学也随之可分为词汇形态学 (lexical morphology) 和词汇语义学 (lexical semantics) 两大领域。英汉词汇对比研究归根结底就是讨论英汉语词汇在结构及构词方面以及在语义及语义关系方面的异同。而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其形式和意

义之间往往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一旦涉及两种语言的形式与意义对应关系的比对，情况就会变得异常复杂。

我们不妨以课堂这一具体场景试着例示英汉语词汇的异同。首先，来看一些字面上的“对等词”：blackboard/黑板、eraser/黑板擦、chalk/粉笔、desk/桌子、chair/椅子、teacher/教师。有些词语有相似之处，比如blackboard和“黑板”，两者在形式和语义上几乎完全对应，但更多的词语则是部分对应。比如在英语中，chalk、desk和chair都是不可分解的简单词，但在汉语中，“粉笔”“桌子”和“椅子”则是复杂词，它们在形式上并不完全对应。eraser和teacher在英语中可以分别分解为erase + -(e)r以及teach + -er，此处的-er是词的后缀，这两个词都是派生词，但汉语的“黑板擦”和“教师”则是复合词。

更复杂的是，一旦涉及一词多义或同形异义，上述的简单对应便不复存在。不妨看以下各例(此处的例句来自COCA，其介绍详见3.4节)：

- (1) She counted everybody with the **eraser** end of a pencil.
- (2) It's all true; everything in the nightmares actually happened. I want to deny it, **chalk** it up to delusion, but I can't any longer.
- (3) In 1991, she became the **chair** of Handgun Control's sister organization, the Center to Prevent Handgun Violence.

显然，例句中的eraser、chalk和chair都不是上文所说的词义，而分别是“橡皮”“归因于……”“主席”的含义。由此可见，当涉及跨语言的词义问题时，原本看似一一对应的词汇关系就变得复杂了。

当然上述对比可能有些琐碎，但两种语言中词语的部分对等可不是小问题，这正是二语或外语学习者学习词汇的难点所在。从学科归属来看，英汉词汇对比属于对比词汇学(contrastive lexicology)领域。对比词汇学就需要对这种部分对等做出描述。然而，词汇学在西方语言学领域一直处

于相对被忽视的状态，对比词汇学的相关研究不多。自21世纪以来，更鲜有文献提及“对比词汇学”这一术语。近些年对跨语言的词汇现象有所关注的是类型学研究，具体地说是“词汇类型学”(lexical typology)。词汇类型学对词和词汇的跨语言变异进行系统性研究，是词汇学的跨语言研究分支。Koptjevskaja-Tamm(2015)以与温度有关的词语为个案，例示了词汇类型学所研究的问题，此处做一简单介绍。

首先是通过称名学视角(onomasiological perspective)，即由语义或概念出发，观察该概念在不同语言中是如何表达的。譬如，温度概念在不同语言中如何编码？不同语言的温度术语之间存在哪些差异，其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温度术语及其系统是否因语言不同而完全不同，还是没那么“随心所欲”？是否存在一些普遍的温度概念表述，比如“温度”“热”“冷”？

其次可通过语义学视角(semasiological perspective)，这一视角从词语的形式出发，观察一个词如何表达不同的意义。譬如，温度词汇能否延伸到其他领域(比如汉语的“暖男”和英语的warm-hearted两词中的“暖”和warm都延伸至抽象领域)？温度术语从何而来？温度术语的语义在其自身域中如何变化？温度域中相关表达的语义变化背后蕴含何种隐喻和转喻模式？

除此之外，词汇类型学研究在时间维度上既可以表现为共时研究，也可以表现为历时研究。诸多语法化、词汇化以及语言接触中的词汇借贷现象都可归于历时取向的词汇类型学研究。词汇类型学研究可以是微观或者宏观的研究。微观研究可以是某个词汇场的对比(如上文的温度域)，或某个派生过程的对比，或某个多义型式(pattern)的对比。宏观研究可以对比两种语言词汇结构的型式，比如英汉语言的基本词汇和非基本词汇有何异同，等等。

上述词汇类型学研究对具体的英汉词汇对比研究有很好的指导意义。简言之，英汉词汇对比就是考察英汉语的词和词汇系统的异同。它可分为词

汇形态学和词汇语义学，两者之间紧密相关。英汉词汇对比研究的问题形形色色，但万变不离其宗，其讨论的问题总不外乎是词汇的形式与语义之间的关系问题。譬如，同一概念在英汉语中是如何表达的，有何异同？英汉语相似的形式在语义上有何异同？英汉语基本意义相似的词语在其他类型的意义上有何差异？英汉语词汇的形式与语义的配对是如何形成的？等等。

1.2 研究意义

英汉词汇对比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就其理论价值而言，通过对比研究能更好地洞察英语和汉语词汇的特点，进一步可总结出人类语言的一些普遍规律。沈家煊(2012)认为，一种语言的特点必须通过跟其他语言的比较才能看出来，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在讲汉语的特点时，往往会把汉语与印欧语，特别是与英语进行对比。这一论断对于英汉词汇对比同样适用。譬如，英语构词法中有一种称为转类法(*conversion*)，如在“**She eyed him over in a mock-stagey way.**”一句中，*eye*意为“注视”，显然是由名词转为动词。汉语也有类似的现象，如“经历”一词，既可作名词，也可作动词，但汉语通常不称其为转类词，而称“兼类词”，可谓同中有异。汉语兼类词的存在让我们进一步思考英语的转类构词现象，反过来也是如此。更进一步可提出假设，是否所有的语言都存在跨词类使用现象？如果是，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由此可见，英汉词汇对比对于探讨人类语言的共性和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就其应用价值而言，首先，英汉词汇对比研究对于语言教学，尤其是词汇教学具有重要意义。掌握英汉词汇的相似之处有助于学习者在学习外语时运用正迁移，从而更有效地习得外语词汇；而洞悉英汉词汇的差异之处则有助于学习者对词汇差异保持敏感，减少负迁移。母语的负迁移会干扰学习者二语语境的形成，影响其二语词汇习得。此类例子不胜枚

举，此处以英语的though为例做一简单介绍。though与汉语的“虽然”在语义和用法上有对应之处，因此对于though用于句首的连词用法，中国英语学习者掌握较好。比如，“Though he is poor, he is satisfied with his condition.”这类句子容易被学生掌握，因为汉语“虽然”的用法与其类似，故学习中有了母语正迁移。但是，据施建刚、邵斌(2016)的研究，由于对这两个对应词的差异把握不够准确，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口语中对though的使用不无偏差。一是though与but的连用错误，因汉语中的“虽然”通常与“但是”连用，因此导致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产出“*Though it's a wonderful plan but I think perhaps...it's not a better way for us to continue our study abroad at this moment?”这样的句子(源自SECCL，即中国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二是汉语“虽然”引导的从句通常位于句首，导致中国学习者过多地将though引导的从句置于主句前，而英语本族语者则在多半情况下将though引导的从句置于主句后；三是作连接副词使用的though在中国学习者的口语中几乎没有出现，而在英国和美国本族语者口语语料库中，though作连接副词使用的数量在其所有连接用法(包括从属连词和连接副词)中占比分别将近40%和60%，如“His food is rather a problem. He looks fit, though.”以及“This time, though, she nodded.”等例。由此可见，我们在教学中对though与“虽然”之间的差异强调不够，学习者对though的认知存在片面性，在使用时或错误频出，或使用不当。类似的问题也必然出现在汉语学习者的语言使用中。因此，在外语教学或对外汉语教学中，强调英汉词汇系统的异同，再将其运用于词汇学习，应是语言教学的有效方法。

其次，英汉词汇对比的知识对于翻译理论的建构以及翻译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譬如，在中国古代翻译史上，玄奘法师提出的“五不翻”原则对佛经翻译影响深远。“五不翻”指的是五种需要使用音译的情况，其中包括多义故、此无故、生善故，与词汇对比息息相关。多义故是说原文的词语有多种含义，译文难以抉择，不妨音译；此无故是词汇空缺现象，即

一种语言中的事物在另外一种语言中不存在，需要音译，如“咖啡”译自 coffee，而 tea 译自汉语（闽南语）的“茶”；生善故则涉及词语的评价意义，比如“般若”的意义比“智慧”更令人尊重，故不宜译为“智慧”。至于各种翻译技巧和理论，如“直译”“意译”“形式对等”“功能对等”“语义翻译”“交际翻译”等，无不涉及两种语言中词汇的结构、语义及功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甚至不妨说，词汇对比是翻译理论建构的基础。翻译实践更是无法脱离词汇的对比。举例来说，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中使用多个叠词：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叠词在汉语中较为普遍，英语中虽也有叠词 (reduplicated word)，但远不如汉语使用广泛。该词开篇就是一串叠词，如果将其译为七个英语叠词，很可能效果不佳。而两脚踏中西文化、熟谙英汉两种语言的林语堂则将其译为 “So dim, so dark, So dense, so dull, So damp, so dank, So dead!”，巧妙地运用英语的头韵修辞将汉语叠词的重复意味体现出来。而将词末的“点点滴滴”一句译为 “And the drizzle on the kola nut keeps on droning: Pit-a-pat, pit-a-pat!”，此处又巧妙地以英语叠词 pit-a-pat 的重复来对译“点点滴滴”，以求达到声音和意义上的相似。由此可见，正是林语堂对英汉语词汇特点的准确把握，才将原词的诗意表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英汉词汇对比对于双语词典编纂具有重要意义。双语词典编纂者的基本任务就是在两种语言的词汇单位之间建立对等关系，即词条的每一个义项与其目的语对等义项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建立两种语言的词汇对等网络(李德俊 2008: 9, 51-52)。如“计算机”对应 computer，“禽流

感”对应bird flu或avian flu。这些释义词都具有较高的对等性，因此可插入性较高。可插入性是衡量对等度的标准，词典释义应尽可能选择可插入性高的对应词。与可插入性高的释义词相比，解释性释义对于积极型汉英词典¹来说意义不大。比如“出气筒”一词在某汉英词典中被解释为one who serves as a vent to sb's anger，这显然是解释性释义，缺乏可插入性。读者如要翻译“别拿我当出气筒”时，会觉得该释义用处不大。事实上“出气筒”的对应词可以是punching bag，如能将该对应词提供给读者，则词典的“读者友好性”会大大增强。在本书自建的平行语料库中（详见本书第三章的介绍），只有两例“出气筒”，都译为punching bag，如例（4）与（5）所示：

- （4）欧盟成了所有人的出气筒。

The European union has become everybody's **punching bag**.

- （5）舆论，尤其是互联网舆论把电台当成发泄对美国政府不满的出气筒。

Public opinions, especially voices on the Internet, regard the radio as a **punching bag** to express their frustrations and discontent against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因此，我们认为，在英汉词汇对比理论基础之上，通过平行语料库提取对等术语，将是未来编纂积极型双语词典的有效途径。

1.3 本书框架

本书共分为八章。

1 陈楚祥（1997）指出，汉外词典可分为消极型和积极型两类。消极型词典遵循传统的词典编纂原则，在对语词的收录和描写方面，历史跨度较大，涉及面较广，它主要用于查询词义。积极型词典则根据读者的需要，有选择地收录和描写语词，它主要使读者学会使用语词。

第一章对英汉词汇对比进行概述。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英汉词汇，主要聚焦英汉词汇形态对比及语义对比。研究意义部分论述了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理论价值是洞悉两种语言的词汇系统，总结一般规律；应用价值则体现在外语教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以及双语词典编纂等方面。

第二章对英汉词汇对比的国内外研究进行回顾与评析。该章分为国内研究和国外研究两部分。在呈现前人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之处。

第三章介绍研究方法。主要聚焦对比研究法、定性和定量方法以及语料库研究方法，并介绍本书所涉及的语料库，包括英语和汉语单语语料库以及英汉平行语料库等。

第四章对英汉词汇形态进行对比。该章先对英汉词汇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和对比，比如英语的 *morpheme*、*word* 和汉语的“字”“词”以及它们之间的部分对应关系。之后，着重考察英汉语构词法的异同，主要是英汉语派生构词、复合构词、转类构词以及缩略构词的异同。

第五章对英汉词汇语义进行对比。该章讨论了两类词义：一是词与物之间关系，二是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前者分两个反向路径，即从形到义和从义到形，来进行对比探讨。后者探讨了词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

第六章借助不同的语言学理论视角对英汉词汇进行对比分析。该章主要介绍结构语言学、生成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等理论，在这些语言学理论视角下，探讨英汉词汇的异同。

第七章涉及英汉词汇对比研究发展趋势。该章探讨了英汉词汇对比领域的三个最新发展趋势：一是基于语料库的对比词汇学；二是语法化、词汇化和构式化视角下的英汉词汇演变对比；三是大数据和文化组学视角下的英汉文化关键词对比研究。每个发展趋势都离不开语料库的使用。

第八章总结本书的主要观点，提供英汉词汇对比领域的研究选题建议，并指出本书的不足之处。